

# 大決戰

下局：裂岸

---



# **大決戰(下局)：裂岸**

ISBN : 957-645-046-2

---

作 者／江深 陳道闊  
主 編／陳曉林  
責任編輯／項懿君  
助理編輯／黃滿里 廖玉鈴  
版面設計／項懿君  
封面設計／風雲工作小組  
封面完稿／項懿君  
出版 所／中原出版社  
地 址／香港九龍北帝街 58 號蓋一大廈 8 F  
印 刷 所／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 
電腦排版／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 
出版年月日／1991 年 4 月初版  
1991年 7 月再版  
版權・著作權所有 翻印必究

---

►如有破損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。

序言

## 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戰

陳曉林

這是決定現代中國命運的一戰，但卻從來沒有人敢寫出它的全部真相。

現在，這部嘔心瀝血的《大決戰》，揉合了戰史實況的探訪與報導文學的刻畫，終於為那個天翻地覆的關鍵時代作出了歷史的見證，也為全體中國人彌補了四十年來的遺憾。

曾經，國共雙方的幾百萬軍人投入這場血戰，全中國幾億人的命運為它而徹底改變。

這場大決戰，中共稱它為「淮海之戰」，台灣稱它為「徐蚌會戰」。

在古今中外的戰史上，像這樣一場規模與過程均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的大戰，實在屈指可數。然而，由於這場戰爭結束之後，整個中國的軍政形勢急轉直下，失敗的一方勢窮運蹇，輾轉流離；勝利的一方則因時乘勢，席捲六合，於是，這場關鍵性的大決戰過程中的種種內幕、曲折與轉捩，反而成為歷史紀錄上的一團迷霧。

因為，國民黨方面在退踞台灣之後，認為「敗軍之將，不可言勇」，對於和這場大決戰有關的任何史實，均諱莫如深，恥於提及。甚至，曾經親身參與這場血戰的軍方人士在兵敗山倒、艱

辛抵台之後，也大多潦倒不堪，鬱鬱終身。「將軍百戰聲名裂」，戰爭是最殘酷、也最真實的考驗，既然在關鍵性的大戰中無能力挽狂瀾，則江山易手，夫復何言？而在共產黨方面，淮海之戰結束後，軍事上已再無風險可言，取天下只在指顧之間；隨即兵圍平津，橫渡長江，攻陷京滬，掃蕩西南，以長驅直入的態勢鯨吞了整個大陸。勝利者在躊躇滿志之餘，不太願意回顧千鈞一髮的戰場驚險；所以，淮海之戰照例成爲某種「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克」的神話或樣版。它那碧血橫飛、浩氣四塞的歷史真貌，反而漸漸湮沒了。

有誰知道：決定現代中國命運的淮海之戰，是國共雙方在軍事上都沒有十足把握與充分準備的孤注一擲？而原來國軍在此戰中所表現的英勇與壯烈，連中共領導人都爲之驚佩不已？

有誰知道？即將湮沒的戰史，竟顯示這場大決戰的結果，只是一連串歷史的偶然及時局的混亂所湊成的？國軍將士與他們的第二代子弟，以及全體棲息於台灣的中國人，應該爲這可泣可歌的一戰，而感到悲愴——絕不是感到羞愧！至於關心中國命運的海外華人社會，多年來固然流傳著有關國共戰爭的種種傳聞與軼事，但顯然也並不真正理解淮海之戰的曲折過程。因此，在國共恩怨漸成如煙往事，而海峽兩岸已開始進行頻繁的交流活動之後，適時還原歷史的真相，以避免無謂的扭曲、掩飾或渲染，委實有其必要。

這一部《大決戰》，是中國大陸傑出的戰史研究者與報導文學作家江深、陳道闡等人，在實地勘驗了淮海之戰的每一處舊址，並探訪了無數躬逢其事的將領、士兵、村民之後，歷時三年，所

寫成的一部巨著。他們爲了追尋歷史的真相，投注了驚人的耐心、毅力與才華，因爲他們想要解答如下的巨謎：——

四十年前，幾百萬人聚集在徐淮平原上生死搏鬥，寫下了人類戰爭史上悲壯的一页。血流成河，殘肢斷臂，無數墳塋深埋著沈重的記憶。交戰雙方都是最優秀的將領、最精銳的部隊，而毛澤東、蔣介石同是歷史巨人。一個勝利了，一個失敗了，歷史僅僅是如此簡單麼？

真的，「歷史僅僅是如此簡單麼？」爲了解答這個巨謎，他們以全新的意識、翔實的資料與悲憫的情懷，觀照歷史，沈思人生，真實地再現了決定現代中國命運的這場戰爭。他們爲全體中國人揭示了這個巨謎的底蘊。他們爲了還原歷史的真相，甚至尋出了一位當年殉身在淮海戰場上的國軍年輕少尉軍官的日記。<sup>1</sup>從這本日記中，人們可以看到戰火如何吞噬了那片激越而沸騰的蒼茫大地，以及那一代中國青年如何在青春的戀情與殘酷的死亡之間掙扎、迷失、幻滅……。

雖然，歷史是殘酷的，戰爭更是殘酷的，淮海之戰決定了其後四十年的中國命運，也決定了戰敗的一方必須承受流離、蛻變、重生的時代苦果；然而，撥落了歷史的迷霧，揭開了戰場的真相，人們畢竟可以發現：戰爭解決不了中國人的問題，也決定不了中國人的方向。

而無論如何，這一場驚天動地的戰爭畢竟已經成爲歷史。在重溫它的每一幕情節時，或許，人心底都會迴響著這樣的悲歌：「將軍百戰聲名裂，向河梁，回頭萬里，故人長絕！易水蕭蕭



# 大決戰

淮海之戰（下局）·裂岸

徐蚌會戰

## 目 錄

出版序言 · 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戰 · 陳曉林

第一幕 · 徐西 —— 小李家 —— 陳官莊 / 7

徐西奇景 / 9

村頭壯行 / 13

一鱗半爪話追擊 / 18

杜聿明面臨選擇 / 25

困 / 31

少尉排長和他的日記之七 / 35

第二幕 · 小李家 —— 雙堆集 —— 南京 —— 大王莊 —— 張園子 / 39

淮北平原上的三個四川老鄉 / 41

小李家發出的總攻命令 / 48



零丁洋裡嘆零丁／54

血戰大王莊／60

突破張園子／67

第三幕：南京——蚌北——蚌埠／73

蔣緯國父子別／75

坦克與火龍／79

公子碰壁／85

南北勾魂／90

北方來的不速之客／96

第四幕：宿南——小馬莊——尖古堆／103

戰場之聲／105

雪掩傷兵坑／109

全福、根山和貓尾巴／115

尖古堆之戰／120

黃維·還是一條漢子／126

第五幕：雙堆集——陳官莊／133



又一個勝利之夜 /	135
楊伯濤、梁岱與熊綬春 /	139
坦克悄然遁去 /	145
感慨話當年 /	149
少尉排長和他的日記之八 /	155
<b>第六幕：西柏坡——蔡凹</b> /	161
夾而不食 /	163
蔡凹風情 /	169
石榴樹前的歷史畫面 /	173
西柏坡之行 /	178
劈哩啪啦的算盤聲 /	182
<b>第七幕：陰陽界</b> /	187
醜惡的王國 /	189
人民的汪洋 /	208
<b>第八幕：南京——西柏坡——陳官莊</b> /	221
聖心教堂裡的祈禱者 /	223
司徒雷登來訪 /	227



總統官邸的最後晚餐 / 233

西柏坡的新年舞會 / 239

少尉排長和他的日記之九 / 244

第九幕・陳官莊——南京——溪口 / 249

新年即景 / 251

吱哩吱哩的獨輪車 / 255

香煙繚繞的蔣氏宗祠 / 260

屋檐滴水 / 264

日記本換了主人 / 269

第十幕・陳官莊——西柏坡——南京 / 275

最後的戰場 / 277

從西柏坡到克里姆林宮 / 287

仍是在美齡號專機上 / 292

附錄：

一、攸關全局的徐蚌會戰・王禹廷 / 295



- 
- 二、李宗仁看淮海之戰・李宗仁／341  
三、徐蚌會戰的最大內幕  
——白崇禧與蔣介石的鬥爭・宋希濂／347  
四、拒蔣調兵與逼蔣求和・程思遠／365  
五、成為戰俘後的杜聿明與黃維・沈醉／373  
六、蔣經國在徐蚌會戰前後的日記・蔣經國／379

# 第一幕

## 徐西—小李家—陳官莊

- 
- 國共雙方六七十萬大軍在徐西平原追逐。中間是灰色的，兩側靠後是土黃色的，濃重地染在了歷史的那一個冬天。
  - 小李家村頭，三位將軍匆匆趕來，為他們的士兵壯行。
  - 追擊中的趣聞俯拾皆是。雖是一鱗半爪，卻也留下了歷史的遺痕。
  - 他選擇了對君主的忠誠。於是，他便選擇了一條失敗的道路。
  - 「困」這個普通的漢字隱藏著對一個生命的屠殺指令。



十二月十日 星期五 一九四八 張廟堂

昨晚之戰事較為沉寂，僅東北傳來零亂之槍聲，炮聲亦稀。西面自昨日戰車將共軍陣地摧毀以後，戰事亦歸沉寂。東南方向不聞有組織之槍炮聲，可見所傳聞共軍糧彈缺少之消息，為不誤。本來在此種實力相當之大兵團戰事中，誰能支持最後五分鐘誰即有得最後之希望。現國軍之目的在求華中各兵團之總會師，然後作有組織有計劃之行動。但共軍之目的則在一舉擊破國軍於長江以北，不使有喘息整補之機會。但以共軍現在之實力恐不易達到理想也。今日下午有共軍由濟南增加一個縱隊援兵之消息，可見其企圖矣。但共軍每戰必竭澤而漁，雖盡力增援恐為數亦有限也。故今後之行動或不致受威脅也。

自清晨七時起即有大批飛機飛臨上空投送糧彈，自晨迄晚不息。整日中恆有十餘架飛機盤旋於上空。投送彈藥時，白傘之外雜以紅綠各色，美式降落傘紛紛飄舞，甚為美觀。據云今日投送彈藥共四百噸之多，當可救國軍之急也。但接送時各連（聯）絡及地點未盡得法，應加改善也。

閱九日中央日報一份，知李延年、劉汝明兵團現正由蚌埠北進中，黃維兵團則被困於宿縣附近，與徐州南進之各兵團遭同一命運。但如此三處之兵力能互相呼應，縮短距離，則徐蚌之戰事決不致失敗也。又聞七日混亂情形係孫兵團單獨突圍之所致，此不良之現象也。



## ■徐西奇景

國共雙方六七十萬大軍在徐西平原追逐。中間是灰色的，兩側靠後是土黃色的，濃重地染在了歷史的那一個冬天。

杜聿明對撤退中出現混亂現象，雖然有所估計，但想不到竟然勢如崩潰。何應欽送給他的那輛小轎車，在滾滾西去的人流中如一葉扁舟。道路一次次堵塞，他不得不調來十幾輛坦克開路。一個看來格外盡職的年輕軍官站在坦克上，指手畫腳地大喊：「快讓開！快讓開！我們是『剿總』司令部的！」杜聿明有些討厭這位神氣十足的小伙子。這使他想起一個成語：狐假虎威。

三個兵團二十一個師近三十萬部隊，夾雜著從徐州逃出的商人、地主、職員、軍官眷屬以及原先從海州逃到徐州的難民，還有三十餘所中小學校的學生——僅銅山中學的學生就達二千餘人，甚至還有和尚、道士、妓女……三四十萬人擁擠在寬正面達五里的蕭永公路兩側，如匆匆遷徙的無比龐大的獸羣。轟轟隆隆，捲起屏天蓋地的塵霧。洪流所過，留下了一條寬寬足以殺死一切生命之沙河灘一般的黃塵大道，遺落的破鞋和衣服，被汽車



壓斷腿的傷兵、被坦克碾碎的屍體，零零落落撒在路上。

坦克也走不動了。那聲嘶力竭的年輕人從坦克跳下來，又去推前面的行人。

杜聿明只得下車，步行比坐在車裡還快些。他無心責問身邊的將領，只想快些走，快些離開徐州，越快越好！

「剿總」辦公室中將主任郭一予一直沒有下車。他乘坐的是劉峙留給他的一部斬新的黑色轎車。他的身邊，偎著一位姿容曼妙的年輕姑娘。郭一予不停地調著收音機，在這渾如隔世的轎車裡，享受著他人生之宴的最後一道佳餚。

「這是不可避免的。」杜聿明自己安慰自己，「只要一直前進，擺脫共軍，安全抵達阜陽，也就萬事大吉了。」

作為戰將，他最關注的是指揮謀略，而對部隊撤離徐州的心理、組織、紀律等諸多方面的混亂，知之甚少。大部分軍官認為撤退就是逃跑，頓時悲從中來。九軍一六六師四九七團所有軍官人人備了士兵服；「剿總」軍官教導隊十三個大隊，只集合了五個大隊就開走了；「剿總」直屬軍官收容隊和八軍留守處，竟沒有接到撤退通知；蕭縣、毛莊遺落了幾百個軍官太太……至於遺留在村頭、路旁的汽車、武器裝備就更多了，東關里兩門嶄新的大炮套著新炮衣棄在屋簷下，被視為累贅，誰都不願帶走；四十一軍一二二師山炮營十二門山炮，出城不久就丟了九門；兩輛坦克被遺棄在城外公路上，其中一輛連電門都顧不



上關閉，馬達突突地響了一個通宵……

杜聿明心裡明白，但他顧不上了。趕路要緊。

毒不過蛇蝎，惡不過逃兵。邱清泉的五軍按說還是個像樣的部隊，可是經過蕭縣時，搶走了三百餘名年輕婦女。大軍所過，村村年輕婦女遭到輪姦，上吊投井，慘不堪言。姚莊農民王景玉的新婚妻子被十幾個官兵在火堆旁輪姦，王景玉被捆著，眼睜睜地看著妻子遭受獸行，氣得昏死過去……

國軍士兵一路撤退，一路擄掠。七十二軍野炮營戰炮二排，殺了老鄉快要生牛犢的母牛，一刀兩命；炮一排牽來一頭山羊，也是懷孕的；彈藥隊把抓來拉車的牛，用斧頭砍掉頭扒皮吃肉，還把血淋淋的牛頭掛在炮車上……

老百姓傾家蕩產支援淮海戰役，並不全靠中共解放軍的政治工作，國軍自身的行為，喚起了這些備受苦難而又不甘受辱的農民。

撤退無疑變成了潰逃，已不可收拾了。但杜聿明坐在他的小轎車裡，眉眼間毫無歉意愧色，嘴角倒是掛著幾分得意的神情。他相信，他這次組織撤退會像在葫蘆島一樣順利。他想像他的對手們還在徐南褚蘭一線加固工事，即便是已經攻進徐州，發現撲空，重新調整部署，組織部隊追擊，恐怕也只不過夸父追日，空留鄧林。他不覺想起說書人常用的一句話：鯉魚脫得金鉤去，搖頭擺尾不再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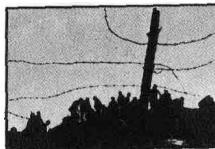


將軍差矣！此處不是葫蘆島，粟裕不是林彪。且看徐蚌戰場，粟裕已經指揮他的三十萬華野將士，開始了規模宏大的追擊。

當然，此刻粟裕的心情分外緊張。儘管十一月三十日他就得到了杜聿明將放棄徐州的情報，並向部隊發出了動員令，但直到杜聿明集團全部撤出徐州之後，情報才被完全證實。待粟裕下令所部傾力西追時，已延宕了一天的時間。如果不能追上並且截住杜集團，一旦使其與黃維兵團會合，淮海戰役又將是另外一個局面。他急電命令豫皖蘇地方部隊控制渦河、沙河渡口，遲滯敵人；一面電報中央軍委和劉、陳、鄧首長，希望在南線支援中野圍殲黃維兵團的第十三縱歸還建制，從南線北上堵擊；一面用電報、電話、騎兵等各種通訊手段通知各縱，火速全線追擊。

許多年後，粟裕和夫人楚青談起淮海戰役時，說他曾緊張過兩次，第二次便是這次追擊杜聿明集團。「非常危險啊！儘管我們估計到了他們的撤退方向，卻沒有想到他們撤得這麼快。有的縱隊又突然失去聯絡，怎麼也找不著了！萬一讓他們三十萬部隊撤到淮南，問題就大啦！」

國共雙方六七十萬大軍在徐西廣袤的黃淮平原上，捲起無邊無際的煙塵，中間是灰色的，兩側靠後是土黃色的，染在了歷史的那一個冬天。這大約是古今中外的戰爭史上最為波瀾壯闊的奇觀了。以致數十年後，美國軍事院校的教官不惜漂洋過海，考察這只有在兵



力資源最豐富的國土上才可能出現的、嘆為觀止的奇景。

隨著時間的推移，土黃色漸漸越過了灰色，灰色的面積不斷擴大、稀釋，被土黃色所浸潤。但是，灰色仍然保持著很大一片的純潔，向西南飄動，土黃色緊緊相靠，如地球的板塊碰撞出歷史的巨大響。

十二月二日下午四時，南京的國防部新聞局局長鄧文儀，乘飛機來到徐淮上空。他看到這巨大的流動色塊，驚奇的瞠目結舌，又恐怖得毛骨悚然。他投下了一封蔣介石給杜聿明的親筆信，與那灰色中的聲音——七十四軍軍長邱維達講了幾句話，便匆匆飛返南京。

### ■村頭壯行

小李家村頭，三位將軍匆匆趕來，為他們的士兵壯行。

早晨的太陽光從木格小窗潑灑進來，屋子裡便裝滿了柔和的橘黃色。

小李家總前委指揮部裡，劉伯承手裡拿個放大鏡，輕輕地顛著節拍；陳毅瞇著眼，沈浸在那駱駝牌香煙的雲霧裡；鄧小平神情貫注，左手的中指摩著嘴角，似乎在琢磨這鬍鬚又長出了多少。他們都坐在會議桌前的椅子上，聽參謀人員指點著軍用掛圖，講述徐州集